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羅鍋軼事 第二回 納糧知縣不敢主 求情激怒被梟示

從小志氣要高，長大必是英豪。替父報仇將恨消，不怕投火鑽刀。
為人無有昂氣，枉在世間立著。
吃喝嫖賭要落道，那顧旁人嗤笑。

卻說恩縣知縣任三封同左都恒下了公堂，各乘坐驢一同出縣衙，竟奔濟南府大路而行。恩縣離濟南四站地，書要簡捷為妙，不一日進了濟南府城，一直來到巡撫衙門，二人棄驢，常隨接過馬去。二人來在大堂前，只見內司堂的迎上來，便問：「有何事上公堂？」任三封說：「我是恩縣知縣任三封，特來叩見大人。」司堂的聞言，進後宅稟明國泰。國泰聞言，立刻升了大堂，傳恩縣知縣來見。知縣任三封與左都恒一同走上公堂跪倒。國泰問道：「任知縣你不在恩縣衙門催促國課，來在本院公堂所為何事？」任知縣說：「卑職特為國課之事前來叩見大人，現今恩縣所屬之地丁錢糧皆是一人墊上，錢糧國課清完。」國泰聞言隨問道：「這個財主有多大？姓什麼？」任知縣用手一指：「就是此人，名喚左都恒，係兩榜進士出身。」

國泰聞言遂向左都恒說道：「久聞你的名，恩縣數你是第一家財主，所墊一縣的錢糧無什麼名頭，如將山東十府九州一百零八縣，皆都墊上錢糧方稱得起是大財主；本院還向你暫借八百萬銀，打典官階，可以高升，本院再還你的銀，決不食言。」

左都恒聞言心中不悅，只得口尊：「大人，生員不過墊一縣之窮民錢糧，生員可以支持，若言令生員墊一省的錢糧，大人又借銀八百萬，生員無處釀辦。」國泰聞言微然冷哂，滿面生嗔，動怒喝道：「好一個進士左都恒，什麼是給一縣黎民備墊錢糧，你竟是買動百姓之心，要叛反國家，惑亂人心，欲反山東。你今自投羅網，教你反不成山東。」喝令左右將逆叛左都恒綁出斬首，言罷請出王命旗，劊子手提刀，捕役綁人，把左都恒綁出西門外斬首。

國泰吩咐：將左都恒的人頭用油炸了，用石灰僵了，裝在木籠，木籠之外貼上封條。封條上寫著：「乾隆三十七年王倫造反，現今四十三年，左都恒邀買民心，欲反山東，今拿獲梟示，以安民心，各安生業。」遂令解差將人頭解至恩縣示眾。

解差領命將人頭解往恩縣。非止一日，來到恩縣，將人頭掛在南門之外，高桿之上。這恩縣眾黎民聚而觀之，見木籠內之人頭，外面有封條，上寫「逆叛左都恒之首」眾人看罷一怔，皆慨歎：「左門行善有三輩，左都恒臨終竟落一個反叛之名。」眾人七言八語，皆有忿怒不平之心。忽見一騎飛奔過去，眾人認得是左家之管家左紅，竟奔家中報信去了。不言眾人紛紛議論。

卻說左紅奔到家中，將馬拴在槐樹，走進大廳，見了主人左老爺跪倒，哭著說道：「不好了，我的老主人快拿主意！小人之主人赴當鋪去算帳，進城遇見眾百姓。眾百姓因繳不了錢糧，皆披枷帶鎖受罪，見了小主人，哭訴此情，塞滿街衢人山人海一般。大爺應允赴縣替眾人納糧，知縣不敢擔承，一同赴省去看巡撫。這巡撫國泰說我的大爺是要買人心，欲反山東，遂將大爺斬首。現已將大爺首級解到咱這恩縣，懸桿示眾。」左廷璧聞言，哭一聲：「姣兒呀！」氣堵咽喉，痰往上壅，咕咚跌倒在地。左紅近前扶住撲胸捶背喊叫：「老爺甦醒！」

此時驚動北樓上婆媳二人，忙忙來在前廳，見左老爺如此光景，婆媳走近前扶住呼喚，隨問左紅，老爺如何這樣？左紅便將左都恒前後之事又述說一遍，婆媳聞言，只嚇得面如土色，哭聲不止。忽見左廷璧緩過這一口氣來，痛哭不止，這且不表。

且說左連城正在南學唸書，只見書童走進書房，眼望左連城，說：「左少爺你家出了大禍，你怎麼不知？外面街談巷議，紛紛傳揚。」左連城忙問道：「我家出了什麼大禍，你可對我言明才是，為何含糊而言。」書童遂將外間傳言，左大爺因替百姓納糧，巡撫國泰震怒。遂將你父推出斬首，你若不信你到南門去看，掛著人頭示眾呢！」左連城聞言，出了書房，一氣跑到南城門外一看，果見路東掛一木籠，木籠內有一被油炸石灰僵的人頭。一個籠面貼有十字封條，封條上寫的是：「反叛左都恒之首級，係山東東昌府恩縣人氏，乾隆四十三年某月某日封。」左連城一見果真，向著木籠跪倒，大哭不止。哭夠多時，自己腹中暗想：「我哭也哭不活了，我總得替父報仇，殺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」心中想罷，停悲止哭，望著木籠大拜了四拜，暗祝：「屈死的天倫魂靈保護，孩兒替父報仇。」

祝禱已畢，站起身形，復又跑回書房，跪在先生面前，口尊：「老師，弟子適才到南關外，果見是弟子天倫首級，懸桿示眾，上判著反叛的名諱，弟子欲赴北京去告御狀，叩求老師給弟子寫一張冤狀，弟子從京中回來，必然答報老師之恩情不盡。」周學究聞言說道：「你這小小年紀，才一十二歲，又不識北京之路，又不知在哪裡去告，我勸你暫且苦讀詩書，專候金榜題名，再給你父報仇，亦不遲晚。現今若去京中告狀，這國泰乃係國家貴戚，五府六部皆不敢惹他，這根子硬，恐你一去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犬。」左連城哀求說：「老師，莫視弟子年輕懵懂，就是赴湯蹈火死而無怨。叩求老師給弟子寫一冤狀罷。」

周學究說：「左連城你有所不知，這國泰在山東巡撫任上，猶如出京的朝廷一般，他父現任山西甘肅道台，他兄弟國盛又是戶部侍郎，他的妹妹乃是乾隆萬歲爺西宮梓童，若在皇上面前說一句話，猶如板上釘釘一般。莫說你告國泰，就是你告他手下之人也告不成，必然凶多吉少，這張冤狀我可不敢寫。」左連城說：「先生，別看我年輕幼小無知，老師看國泰如泰山之重，我卻看他如糞土，老師怕他，弟子不怕他，先生既然怕他如虎，弟子只可往別處倩人寫狀，枉擔師徒之名。」一句話激動周學究之怒氣，說：「左連城，你十二三歲之孩童不怕死，我五十多歲之人怕死不成，我就給你寫一張冤狀就是了。」左連城聞言，叩頭拜謝後，便立在一旁研墨，周學究提筆刷刷寫了一張冤狀，上寫著：具冤狀人左連城，年十二歲，係山東東昌府恩縣城西八里左家莊人氏。

為封疆大吏，擅作威福，苦害黎民，妄殺治生，懇恩代奏查究事。窮身之父，進士出身，名左都恒。一日，赴恩縣城中店舖清算帳目，見眾百姓抗扛帶鎖，填滿街衢，叫苦之聲，聲振四野。身父詢之眾百姓，方知知縣催課太虐。身父明曉山東一省旱澇不收，竟有三年之久，只得代眾百姓赴縣納糧。該知縣任三封與巡撫國泰朋比為奸，將身父誑赴省城。巡撫國泰向身父索要八百萬銀兩，還得代一省之民納清國課。身父無這一項銀子給巡撫，並納一省之糧。該巡撫震怒，將身父推出斬首，將首級解至恩縣南關外示眾，聲言身父要買恩縣眾百姓之心，欲叛反國家。

該巡撫蒙君作弊，山東一省旱澇三年之久，人所共知，反奏山東連年豐稔，催逼國課。在路旁栽上白麻，染成綠色之桿棵，約有四十里，一望皆青。先有各舉監生員，赴巡撫衙門代民求情，國泰動怒，計斬舉監生員十二名，連身父斬了十三名。身父伏恩封疆大吏，理宜代國家愛民如子，方不負國家任托之恩。今巡撫國泰反負國恩，妄斬國家十三名哲人，苦害黎民，不思民為邦本。該巡撫昧良任性妄為，殺身之父，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赴湯蹈火，粉身碎骨，千里遙遙，死而無怨。叩乞部院大人恩准，轉奏查究，如虛身願領罪，哀哀上告，實為德便。

周先生將冤狀寫完，念了又念，令左連城記熟，將冤狀摺好，囑咐道：「若到了北京城內告狀，必須在那坐轎的官手裡告，乘馬坐車的官小，不能主事；未曾告狀，先問他是旗官，是漢官，若是旗官，恐他與國泰係親。」左連城答道：「弟子記下了，就此拜別老師。」出了南學，來到家中，上了西樓，對母親說：「娘親，你老給孩兒打點一個小包裹，孩兒要上京去告狀。」馮氏秀英一聞雙喜之言，心中一驚，暗說：「不好！左氏門中只有他這一點骨血，雖然說上京告御狀替父報仇，乃是正理，但是他還年輕幼小，不知天多高，地多厚，連路也不認識，如何去告狀？萬一有了舛錯，左氏門中豈不絕了香煙，又不曉他怎麼知道他父被斬之事，不如將他喝阻為佳。」馮氏秀英想罷，假意作嗔，面帶怒容，一聲斷喝：「你這小孩子懂的什麼？敢言上京告狀，咱只可忍氣吞聲，你好好在南學讀書，用功上進，再報父仇亦不為遲，若現時上京告狀，萬萬不能！」

左連城聞母親之言，心中不悅，忙說：「母親，若不令孩子兒前去告狀，孩兒就死在母親面前。」言罷向牆上就要碰頭。馮氏秀英嚇了一跳，趕上前來，一把手抓住雙喜，不由得兩眼落下淚來，哭了聲：「我的苦命的孩兒，從小未出過門，今要上京告狀，

教為娘放心不下，怎樣疼你。既然情願替父報仇，為娘亦不阻攔你了，待為娘給你打點包裹銀兩就是了。」馮氏秀英不假使女之手，親自打點銀兩包裹已畢，又拿出一塊白綾，一扯兩半，叫道：「吾兒雙喜，這是白綾半幅，給你帶了去，一則你若想娘見白綾如同見娘，為娘想兒亦是如是；二則日久母子相會，以白綾為記。但有一件，你去哀求周老師寫一張冤枉大狀，方可上京告狀。」不知左連城怎樣回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